

文学美学

● 张德厚 著

● 文学美学方法论

● 文学本质论

● 文学思维论



●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学美学

张德厚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 学 美 学

张德厚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解放大路85号) 长春市第九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1/32 1988年12月第1版
印张: 14.25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53千字 印数: 1—2 300册

ISBN 7—5601—0171—2/I·19 定价: 3.20元

人能够引起我们敬意的只是
作为创造者（作为自己状态
的独立自主的创造者），他
不仅应当反射别人的光辉，
哪怕是神性的理性光辉，象
感性界的其他生命那样，而
且应当象太阳，以自己独特
的光辉发光。

席勒

论治学亦即为人之道——读德

厚《文学美学》有感(代序)

张松如

我读，我啃，我啃读德厚《文学美学》原稿，前后经历了近五年时光。先是83—84年间吧，读了他有关这部著作的一个绪论草纲，感到很有创意；只是由于他报名援藏，被迫辍笔，中断了。85年夏秋间，他返回来，再图继续前功，当然是实同另起炉灶，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告诫他：理论虽然可以预言未来，指导现实，对狭隘的囿于旧经验的习惯观念构成一种超越，但是形式的肤浅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庸俗解释，固无足取；而从本源上，从终极上来审视，它仍然必须依据对历史和现实材料的详尽把握，必须依附科学的立场和方法论。严格地说，理论乃是对现实的一种追述、整理和概括的努力，它是反映的，而不是先验的。一切灵感的闪光，必源于坚实的岩层之积淀与喷发。因此，我劝说他参加我们的“中国文化与诗学”课题研究组，尽可能地把理论研究结合着中国古典与现代文艺创作实践来进行。他同意了。教学任务与科研计划都做了一定的调整。不过，《文学美学》的思考与耕耘，已逾三载，即近成熟，所以约定，索性就一鼓作气，先把它完成了，再开始新的项目。理论虽然说是反映的，而不是先验的，却决不得认为一般文艺理论的钻研都是从理论到理论，因为主体通过实践而认识亦即反映客体，并不是随波逐流，顺水推舟，而是具有指

• 1 •

导意义的；因为这些所谓理论也是由历史、亦即以往的实践中取得的，它不只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而更其是把这“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导致具体的再现”，决然不得一律视作先验的东西。德厚“读书破万卷”的精神，可谓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但又决没有陷溺在“旧纸堆里”，并不停留在广搜博采，为前人作注释说解。他清醒地自觉：学然后知不足，奋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已知之于未知，已能之于未能，永远是一粟之于沧海，一毛之于九牛。明乎此，夫然后才能够对已知已能的严格审查掂量，对未知未能的大胆设想求索，以有涯逐无涯，以有名返无名，从垒土起重台，从足下致千里，从不容一篙的小港起航驶向汪洋。这也就是创造性研究，以至建构新的体系。就这样，孜孜累日，兀兀穷年，又写作了两度春秋，便陆续完成了如今规模——方法论、本质论、创作论这样三编。每完成一编，我总是第一个读者。虽然读起来很吃力，有时甚至感到困惑，也有并不以为然的地方，而更多的则是不断发现闪光，意新而颖，引起乐趣。从总体上看，还可以说是先睹为快吧。

我无意再复述三编的基本内容和我在阅读过程中的某些意见。这一则是有原书在，无庸赘叙；二则是有些可供参考的建议，已交谈过；三则是时日拖得很久，偶感随想实难缀拾。我只想就这部新著泛谈一下总的印象和主要感受，话不会太多，但愿不至胶柱鼓瑟，而能抚键弹琴，只要不是乱弹琴就好了。

首先是理论建设意识。人所共见，新时期以来，同整个国家发展趋势相适应，我国的文学研究也由排除极“左”干扰而拨乱反正，中经拓宽研究领域以填补空白与寻求研究方法和文学观念的突破，而进入了全面建设的新阶段。因此，当吾人总揽全局，在分析形势、提出要求，瞻望远景的时候，必须充分

认识到这一点，一定要树立并且强化“建设”的观念。作为文学理论研究队伍中的一个列兵，德厚可能并不曾联想及此，也不会把自己的作业赋予超越或优先的意义。不过，在时代精神感染下，于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不仅自觉地清除并且切实地清除了“左”的影响，而且在知识结构上，在学术素质上，亦即在资料的准确性，知识的丰富性以及观念方法的创新与变革等方面，都一丝不苟，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新”，更加要求“深”。这也便是不召而自来、不形而自成的理论建设意识吧。这结果便是把新观念、新方法与本学科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新认识、新结论，使研究沿着科学的方向真正深入一步。自然，这里仅仅是局部的深入，支点的深入，而它岂不也可以视作系统推进的突破口？岂不也可以视作在文学研究这一领域这一层面为提出新的理论构架铺垫了一砖一石？如果说，这样努力正暗合了时代所课予的建设任务，这是不算过分的。说实在的，回顾历史经验：理论建设——在这里特指着文学理论建设，长期以来没有能够认真进行。这一则是走马灯式的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迫使着文化建设事业难以获得从容充分发展的条件；二则是在文化观念上，几乎普遍形成了在经典著作中寻找终极答案的思维定势，从而基本上窒息了创造性思考。这种僵局，史无前例的十年间达到极点顶峰，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才随着改革开放之风，迎来了新机与活力，文化理论也逐渐有了宽松谐和的气氛。《文学美学》便是在这种时机胚胎并结果的，它仅仅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尽管是一个根本问题，却远远谈不到系统理论工程的建设；不过难能可贵的，则是它发自天性出于自然的理论建设意识，不是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吗？就实际说，按原定计划，本来还有“作品论”和“鉴赏论”两编，未

及完稿，战地亟需转移，只好暂时指它放置起来，放置到第二期再说。现在，《文学美学》这一工程，只可说是依照蓝图，初具规模，1. 基础已经打好，框架已经构成，三层楼台已经矗立面前。对全部计划说来，亦即对文学理论工程的全部建设计划说来，如今也算是完成了极重要或最重要的部分，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

其次是学术自由心态。“人能够引起我们敬意的只是作为创造者（作为自己状态的独立自主的创造者）。他不仅应当反射别人的光辉，那怕是神性的理性光辉，象感性界的其他生命那样，而且应当象太阳，以自己独特的光辉发光。”德厚把他素所崇敬的席勒这段话作为箴言引题在首页，突现出他治学点即为人的基本精神。这也非常清楚地显示着他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心态，学术自由心态。他是作为独立自主的创造者，不仅反射别人的光辉，而是以自己独特的光辉发光。马克思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出发，曾把“创造性”视为与“自由活动”等价的范畴。创造——自由，自由——创造。这就是德厚《文学美学》发自内心的治学亦即为人之道。本来，学术思想应当自由，道理早已不言自明。马克思、恩格斯一贯认为思想不是宗教的客体，也不是法律的客体，宗教要人盲目信仰，法律要人强制服从，而学术思想则应绝对自由，表现学术思想自由的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犹如“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没有这些自由，“一切都是空话”，政府或当权者就将“只听见自己的声音”，至于人民就将会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这结果，公众“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长段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已经用事实证实了这些经典言论的先见之明。而今进入新时期，全面

改革的深刻变革时期，在和风、惠风、清风的吹拂下，十年动乱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局面，已经被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潮流所冲决，已经被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景象所代替；即偶起风浪，小有波动，也不难平息，易于纠正，因为思想解放，学术自由，已经列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并得到宪法的保证，从全局看，形势大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值得注意的倒是作家与学人的主体意识如何？自由——创造精神充沛还是稀薄？具备不具备享受民主自由的“满负荷”心态？在长期小农经济、封建社会士大夫身上积淀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诸如依附性格、等级观念、个人迷信、拜神思想等等，是否作为深层结构，还在我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中化装恶性发展着？我一向认为严重问题还是在这一方面。歌德在他和艾克曼的谈话中曾经不胜感喟地说过：“我实在难以理解，我不明白，信奉一种学说时，任何思想完全停止，任何健康的观念完全消失，究竟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快乐？”有人曾引述它又指出说，这对于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不是也仍然值得认真思考一番吗？是的，歌德的话，肯定不适用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一不是宗教教义，二不是法律条文，而是科学，是活泼泼的开放的发展的。但是当今把马克思主义挂在上口头上当咒念的是否已经绝迹了呢？究竟有多少人没有陷溺在“新经学”的框框中：从经典著作里寻章摘句视同“终极真理”，不是还大有人在吗？虔诚的“卫道士”点名讨伐“异端”，不是还一呼百诺吗？正因为如此，我才深切感受德厚的学术自由心态是不同寻常的。他用“我”说话，而不用“我们”，包括“不敢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一切推理判断全出自肺腑，他主张科学理论也要有个性，有风格，而风格就是人，就是“不象任何其

他人”。他写的书就只能由他写出，真实和明朗，向同学与师友，进行平易的对话，而不是板着面孔的科学宣判，却又达到哲理思辩的水准。读他的书，引起快感，感到乐趣，主要倒不一定是由于他宣布了什么，而更多是欣赏他那种宣布的方式：真诚；坦率，直爽，无所顾忌；又那么执着，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种治学亦即为人精神，这种学术自由心态，不应该单纯地归之于性格，它是对党与群众真正信任的表现，它浸润着血光泪影和辛勤汗水的光泽，它辉耀着真理探索精神的火焰。它以浸透激情的理智来讲述“文学美学”，它本身就是美。

再次是真理探索精神。这在前面方才提出过了，所谓学术自由心态，便派生或者说便基于真理探索精神。因为思想的绝对自由，如同经典作家所曾指出的，只是一种心态，而自由乃是对必然的认识，不可能没有边，它只能在探索与追求中来实现，同时它又助长或推进探索与追求。虽然可以说科学真理就是对事物及其本质的绝对正确的把握，但是主客体是相互制约、对立统一而存在的，照实说来，科学即历史，科学真理只能是科学认识的过程，绝对是相对的总和，没有绝对的绝对，只有相对的绝对。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以高度概括的语言，揭示出实践的逻辑内化为思维逻辑的机制和途径。他说：“对黑格尔说来、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的格。这是对的！……人的实践经过千百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这就是对亿万斯年自然界的逻辑转换以及人的思维逻辑形成过程的概括和总结。它深刻地阐明了主观辩证法源于客观辩证法，以及辩证法与认识论同一的观点。依照这个观点，有客观真理，有相对真理，有相对真理总和的绝对真理，但不承认有所谓终极真理。世界没

有终极，自然没有终极，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因此，任何严肃认真的理论研究，都必然具备着真理探索精神。到任何科学的经典著作中去查找“终极真理”的作法固然是荒谬的，以为凡经典作家说的话就一定正确，就一定是“真理”，甚至就是“绝对真理”，并且把它同政治结合起来加以“保卫”，也完全是愚昧的。这些荒谬和愚昧的做法，曾置多少勇于探索者于死地，实质上同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宣传“太阳中心说”的伽利略以终身监禁，是同出一辙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种具有裁判权威的低气压才被自由的阳光猛扫，宏扬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缴了两个以及双倍双倍于两个“凡是”的械，清新的科学的真理探索的风气才得冉冉兴起。于此，在这一代新人新风中，我欣喜地从德厚这部虽未必精深却堪称泼辣的著作里，又得到一次确证。我说它泼辣，正是把它不只是把前人、甚至经典作家的理论，都仅作参考，不认为是先验的真理；而且在真理探索中，把自己达到的结论也不画上句号。因为他知道，任何理论势必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一天比一天丰富，决不是封闭的。在现实运动的任何截止点上，它都不可能是完善的、完成了的；只有通过永不自满和永不停顿的对现实的追述和研究，永不间断地扬弃自己陈旧了和过时了的观点，理论才能继续前进。语云：真理如同道路一样绵长，不谓把它占有，只要不懈地追求。信然。特别在当前这个信息量骤增的时代，现实运动的周期愈是缩短，它频繁变动传递出的信号愈是使人目不暇接，理论上的定性定量把握愈是不易。因为理论的规范化和系统化的确定性要求总是首先去捕捉那些已定型或正定型的因素，用严格的语词把它们固定下来；而对于不断变化中的事物，它必须慎重，避免武断，宁可“知不知”，不得“不知知”。但是见难而退，三

缄其口，在争论面前做个谦谦君子，绕着是非走，也不是当今理论工作者所应取的态度。在不热昏头脑，不自以为是的前提下向新的领域探索前进，大胆作出尝试性的估计，力图在现实材料中阐发出新思想来，这才是新时期学人的风范。固然新颖未必是真理，而真理的新境界，则只有通过个别的尝试来突破。德厚在“不算结束语”的结束语中，引用了杨振宁博士的几句话，大意说：“他的导师授课并不是‘满堂采’，而是90%错误，但那10%却使学生受益非浅”。这并非自我解嘲，而只是说，不能设想突破和创见的出现是突发式的，一开始就是完整成熟的，就是无可挑剔、无懈可击的。恰好相反，不囿于成见，不抱残守缺的一切探索，一开始总是片面的、不成熟的。目的是它只要调动着观赏者的想象力、创造力，吸引着读者的思考力。他的期望是通过反馈而得到调整、补充、以至完善；当然，他也还有着另一种精神准备：连基础一同被摧毁。如果那样，就再生再聚，再接再厉，另起炉灶，另建新的体系。真理探索的火炬是永不熄灭的。

理论建设意识。学术自由心态。真理探索精神。——这就是我啃读过德厚《文学美学》后总的印象和主要感受。就是这些吗？当然不是，不只是。我说过，读起来很吃力，有时甚至感到困惑，也有并不以为然的地方。不过更多的是引起乐趣，在啃读中确实也品出了一些滋味，并从中悟得某些治学亦即为人之道，却也并非没有保留。说到保留，比较显著的一点，还是关于艺术实践问题。在“文学的实践本质”这个也问题上，我以为德厚确实绞了许多脑汁，理也想透彻了，话讲清楚了，就文稿本身来看，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不过，我总觉着把实践并列为物质性类型，信息性类型、艺术性类型（即审美性类型），如2·2·1·2节所云云，有点生拼硬

凑，是为了阐释作为艺术之一种的文学本质而勉强构建的体系。它的要害是对实践说：所谓物质性与所谓信息性，是形式；所谓艺术性（或审美性），是内容。在这里没有把内容从形式中一律解放出来，所谓物质性实践或信息性实践，是仅就实践形式说的；而所谓艺术性实践，则是就实践内容说的。这样并列为三种类型，就不是三足鼎立，是立不住的。如果实践类型可以这样并列三分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再增添出一种道德类型，再增添出一种宗教类型来呢？而且照德厚的解释，所谓物质类型与信息类型，实质上也便可以归结为科学类型。这岂不会让喜欢钻牛角尖的读者产生出一些糊涂想法来吗？原因何在？原因是所谓艺术实践（审美实践）是不得与物质性实践或信息性实践并列在同一序列，而一切实践，主要是物质性实践，其次也包括信息性实践，都莫不要求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并依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就是说，所谓艺术实践（审美实践），只能同科学实践、道德实践、宗教实践相并行，属于同一序列，它正可以用马克思所说的把握世界的四种方式来说明。所谓掌握世界的方式，本来主要是就认识说的，而运用起来，实际上便把认识与实践，或实践与认识，结合起来了。而关于认识，依照我的一向看法，是可以划分为既有区别又相联系三个层次，即认知、评价、审美这样三个层次，在评价这一个层次中，还可以再分出与认知相邻近的部分（可以归结为道德观念），与审美相邻近的部分（可以归结为宗教观念）。这样便形成为认知、评价、审美三个认识层次与科学的、道德的、宗教的、艺术的四种把握世界的方式。自然，它们之间是既彼此分流，又互相渗透的。这便是我多年来形成的有关世界万象以及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理解。能同意这种看法的，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反正我就带着这个框框来读我所看到的有关文

章，其中也包括德厚的著作。读着读着，有时会想到两盆里去，是很自然的。当然，人的思维结构的完善化是永无止境的。人类思维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的演进，乃是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活动所积淀下来的“动作一般”实现的，所谓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再把这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实际上乃是把实践的内容与实践的形式区别开来，舍去具体内容，存留一般形式（即前面所说的“动作一般”），亦即把形式从内容中解放出来，而抽象再抽象，即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就是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我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在前面提出了对德厚有关艺术实践论的不同理解。但是，谁能说自己已经启开“众妙之门”了呢？不是说本来就不会有什么“终极真理”吗？所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尽可以保持着不同看法，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怎么敢也决不应该“各以其有为不可复加矣”。说实在的，我还殷切地期待着德厚这本《文学美学》得能早日问世，我将再一遍两遍啃读，它定然能够在我这原本稀疏的思维框架里再加上几根横枝或竖干，尽管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那谈何容易呢？而我相信，读德厚斯编，对于治学亦即为人之道，会有所裨益，这是可以肯定的。假如有一天他得能把“作品论”和“鉴赏论”两编也一齐补写出来，在再铸过程中得成完璧，那将更是我所盼望的。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与诗学”课题研究组同志们的共同心愿。

公木

一九八八年二月长春
东中华路33号201室

目 录

论治学亦即为人之道——

读德厚《文学美学》有感（代序）… 张松如（ 1 ）

0 绪 论 [1]

0.1 科学与读书……………（ 3 ）

0.2 我承认我无知——这是知识的动力……（ 5 ）

0.3 建立新体系的原则——批判与猜想……（ 6 ）

0.4 科学也要有个性风格……………（ 8 ）

1 文学美学的方法论 [15]

1.0 方法论与理论体系……………（ 16 ）

1.1 文学美的历史背景……………（ 21 ）

1.1.1 历史上不同哲学体系对美学思想发展的影响……………（ 22 ）

1.1.2 从两条脉络回顾美学思想史……（ 23 ）

1.1.2.1 西方唯心主义美学观……………（ 24 ）

1.1.2.2 中国唯心主义美学观……………（ 37 ）

1.1.2.3 唯物主义美学观……………（ 42 ）

1.1.3 对以上回顾进行反思·····	(46)
1.2 历史上相邻科学发展对美学的影响·····	(54)
1.2.1 整体直观——原子分析——系统 整体·····	(55)
1.2.2 因果关系决定论——或然规律选 择论·····	(58)
1.2.3 现代美学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 人本主义·····	(60)
1.3 艺术实践的发展对美学方法论的影响··	(64)
1.3.1 现代艺术对传统美学的冲击·····	(64)
1.3.2 在现代艺术面前的现代美学方法论	(67)
1.4 文学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69)
1.4.1 美学研究上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	(69)
1.4.2 文学美学产生于对文学现象的交叉综 合研究·····	(71)
1.4.3 文学美学可以独立为一门科学·····	(72)
1.5 文学美学的方法论——位于人类文化圈 中的文学及其美学理论体系·····	(76)

2 文学本质论 [81]

2.0 文学的本质在哪里·····	(82)
2.1 对三种文学本质论的反驳·····	(84)
2.1.1 反驳“混同论”·····	(85)
2.1.1.1 文学与科学本质混同论·····	(85)
2.1.1.2 科学与美混同论·····	(90)
2.1.2 反驳“形式主义本质论”·····	(94)
2.1.3 反驳“直觉主义本质论”·····	(97)

2.2 文学的实践本质	(104)
2.2.1 在实践系统中看审美文化	(104)
2.2.1.1 对实践方式的不同理解	(105)
2.2.1.2 三类实践方式: 物质性实践, 信息 性实践, 审美性实践	(106)
2.2.1.3 当代实践的综合性趋势	(110)
2.2.1.4 文艺作为审美性实践之一种	(116)
2.2.2 文学的特殊实践本质	(118)
2.2.3 文学的特殊审美功能结构	(123)
2.2.4 文学形象的特殊性	(130)
2.2.4.1 信息操作带来文学形象的形态假定性	(131)
2.2.4.2 主体的能动操作带来文学形象内容的 虚幻性	(133)
2.2.4.3 形象的象征性结构	(138)
2.3 文学的特殊文化本质	(147)
2.3.1 自我意识	(148)
2.3.2 文学与自我意识	(153)
2.3.3 激情——自我意识的结构核心	(157)
2.3.4 情欲——人的本体存在的生理物质 基础, 但不是人的本质力量	(159)
2.3.4.1 情欲是一种潜能	(161)
2.3.4.2 反驳刘再复的“情欲论”	(163)
2.3.4.3 “情欲论”偏颇的根源	(171)
2.3.5 激情——作为人的感性力量和理性 力量碰撞的结晶, 是人的真正本质 的集中表现	(173)
2.3.5.1 人类本体世界	(173)